

魔神传八



智源
著

玄武纵横作品精选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神传人/智源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9.

ISBN7-10359-267-3/I·311

I 魔.…… II.智…… III.长篇小说,武侠小说——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1637 号

玄武纵横作品精选集 魔神传人

作 者:智源

责任编辑:方易云

封面设计:青鸟工作室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西宁人民印刷厂印刷

印 数:3000 册

开 本:850 * 1168 大 32 开

印 张:10 印张

字 数:398 千字

版 次: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7-10359-267-3/I·311

定 价:16.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内容简介

魔神坛，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字，极盛之时曾整合了天下魔道，妄图一统武林，白道联盟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战，终于以无比惨重的代价将其击溃，但魔神坛教主却侥幸逃脱。尔后每隔几十年便会有一个新的魔神坛教主现身江湖，他们个个武艺高绝，心狠手辣，都能在武林中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上一代魔神坛传人“怒天尊”被武当不世天才金世嘉击毙已有五十余年，正当人们开始乐观地认为邪脉已断时，一位自称“笑苍生”的神秘高手以失传已久的魔门武功“搜魂爪”将云狮镖局总镖头，武榜上排行第十二的绝顶高手郝尽仁搏杀。

潜伏多时的邪派高手随着笑苍生的出现而纷纷露面，种种迹象表明邪派正筹划着组成联盟。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闯荡江湖 | (1) |
| 第 二 章 | 顶礼膜拜 | (12) |
| 第 三 章 | 风云突变 | (24) |
| 第 四 章 | 引蛇出洞 | (38) |
| 第 五 章 | 魔神传人 | (48) |
| 第 六 章 | 摧花老怪 | (64) |
| 第 七 章 | 噬蛇狼狮 | (71) |
| 第 八 章 | 玉面郎君 | (79) |
| 第 九 章 | 狂沙剑法 | (87) |
| 第 十 章 | 小屋春夜 | (97) |
| 第 十 一 章 | 横扫千军 | (106) |
| 第 十 二 章 | 淫魔遗书 | (116) |
| 第 十 三 章 | 神秘古堡 | (125) |
| 第 十 四 章 | 侠盗现身 | (134) |
| 第 十 五 章 | 受困地底 | (146) |

第十六章	六星芒阵	(154)
第十七章	群斗突机	(164)
第十八章	重见天日	(175)
第十九章	惊鸿一瞥	(184)
第二十章	天沮之女	(196)
第二十一章	主仆之约	(206)
第二十二章	少女水莲	(217)
第二十三章	封印之石	(227)
第二十四章	炼狱之苦	(236)
第二十五章	东都夜事	(246)
第二十六章	特训开始	(255)
第二十七章	危险临近	(266)
第二十八章	陋室共眠	(276)
第二十九章	髯客现身	(286)
第三十章	魔盔认主	(296)
第三十一章	神仆迎主	(305)

第一章 闯荡江湖

我的名字叫卢青火，在江湖上名不见经传，甚至我都怀疑我自己是否江湖中人。我爹卢挺的名字武林人也知之甚少，但我爹的结拜大哥——舞枫海叔叔却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这从他的绰号“剑父”上就可见一斑了。

不过大家可别误会，大叔虽然手底不弱，但论武艺他连武林前百名的边儿都擦不上，至少我爹就比他厉害点儿。他“剑父”之名全系于其天下无双的锻铁功夫，如今世间最有名的几把剑，像武当鹤云道长的“裂云剑”，“狂剑客”的“无锋剑”，紫梅苑苑主“飞花夫人”的“泣露剑”，孤独宫宫主鹿鸿光的“龙啸剑”，以及大叔自己的佩剑“灵犀剑”等都是出自大叔妙手。每天总有长蛇般的武夫排在他的“铸剑庄”门口嚷着要买剑，当然了，大叔对这种人向来是不屑一顾的。

我想，如果我爹公开他与大叔的关系的话，他也会一举成名的。到时将会有无数武林豪杰争相与我爹称兄道弟，把酒言欢，为的只是区区一件身外

死物……而我，也会连带着成为武林新秀，凭着我英俊的面容，出色的武功，谈笑间打动无数江湖女儿的芳心，洒然迎对四周羞涩的目光，含情的低语，嘿嘿嘿……咳咳，就算没那么理想，至少不该像眼下这样默默无闻啊。

现在，我们父子俩正坐在一艘小型海船的船尾，四周没有美酒佳肴，鲜花美女，只有茫茫一片碧波汪洋。父亲在海风中舒服地闭目养神（其实是在监视我），而我则拿着一卷《锻冶总纲》作埋头苦读状，脑子里尽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大叔的铸铁手艺确实是无人能比的，但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所忽视的，那就是大叔铸剑用的铁料。

早在我爹和大叔年青时，两人偶然间在东海某荒岛上发现一精铁矿，铁质脆韧适中，除了一种未知成分外几乎不含其他杂质，而就是这种成分造成了此铁与众不同的一些特性。首先，这种铁比寻常的重，熔点奇高，但一旦色泽转为赤红便易于打造成形，而冷却后则变得极具弹性，真正称得上是百折不挠。另外，这种铁质内还蕴藏着一股寒气，若持剑者以相应的心法引导，还能起清心静气的作用，这在对敌时是一项足以左右战局的优势。

现在我们的船正驶向这个我爹称为“寒铁岛”的荒岛。我爹表面上是个贩药商人，专门到一些人

迹罕至的地方采药，东海海面上的这些岛群他每年至少要来一次。由于岛上确实长有大量的珍贵山药，所以没有人怀疑我爹出海的真正目的。倒霉的是，身为大采药师儿子的我，免不了得和那厚厚的药典打交道了。

唉，其实老爹一点都不了解儿子我，我向往的是刀光剑影的游侠生活，而不是安稳平淡的持家经营之道。想起日后我将像舞叔叔一样待在“铸剑庄”里兢兢业业地靠打铁维生，心里便止不住的一阵悲哀。

噢，顺便提一句，由于大叔只有一个女儿，所以我从小就开始接受大叔严格的训练，等大叔退隐之后，“铸剑庄”就会由我继承，按照大叔的话讲起来，我将会是继舞枫海之后的新一代“剑父”！而父亲正是因为这一承诺才甘心为大叔奔波劳苦，做一个秘密的采矿工。

哈哈，说起舞叔叔的女儿，那真是我唯一赚到的。她叫舞飞扬，比我小两岁，长得真叫漂亮，圆圆的脸蛋，柔柔的眼睛，小巧的鼻子，湿润的嘴唇，皮肤雪一样白，身材也婀娜动人，每每想起，总能勾起我一些不正经的心思。我们从小玩在一起，真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我很早就从大人的话中听出来，她将会成为我的妻子。

“青火，想什么呢？”父亲打断了我的不良遐思。

“呃？没什么。”随着父亲的目光，我发现我的裤裆处有轻微的耸起，脸上不由一片燥热，“天太热了，呵呵，有时候无缘无故就这样了。”父亲嘴角动了动，说了声“认真点”便又合上了眼睛，留下我在那儿暗自大骂为我做这美其名曰“紧身裤”的混蛋裁缝。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自己觉得我在那方面的精力实在太旺盛了些。每天早起我都要解决一个难题：让一柱擎天的大家伙平复下来。而迄今为止，我发觉除了安静地等上一柱香时间外别无他法。刚才说的无故勃起也是时有发生的事，由此可知当见到性感美丽的女性时我有多难堪了。

“唉，可能和那种草有关吧。”我想着。

那还是我很小时候的事了。那次父亲带我到了“寒铁岛”，他自己跑进寒洞里挖石头，我则百无聊赖地在寒洞旁一些较小但更深的洞穴里玩，偶然间发现一片岩壁上长着一种幽幽发光的怪草，摘下一株细察后隐约想起在那本最为破旧的古代药经上见过此草的样图，书上怎么讲已经记不得了（就算记得也搞不懂那些晦涩文字的意思），只知道它是一种濒临绝种的滋补圣品。好奇之下，我便多采了几株带回去按书上所述方法煎煮喝了，只觉得药汤毫无苦涩之味，反而异样鲜美。

小孩子都是贪嘴的，我自然也不例外。于是瞒

着爹爹，我三番五次摘了这草来煎喝，直把那片岩壁摘得光秃秃了才罢休。之后几年，在我有心寻找下，我又在其他几个洞穴中发现了这种在岛外可能已经绝迹了的仙草，当然也都难逃我的馋嘴。当时身体也没什么异状，只是觉得力气大了许多，哪知道几年后那潜伏的药性竟发挥出如此恼人的作用。

“嗯，到了，准备下船。”

我朝船首望去果然见到远方海面横着一段黑线。那便是我们的第一站，“赤谷岛”。

“赤谷”是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因为岛上出产一种色泽微褐的粟米，很香，但有股我吃不惯的味道。岛上的住民自有一个拗口的名字称呼此岛，我也懒得记，反正是一种海鸟的名字。

到了岛上唯一的渡口，我和父亲便各自背了一个超大的藤织箩筐上岸了。箩筐内部用油纸包着，口上加盖，里边装什么外人自然是看不出来的。

还未等我们走上几步，路尽头便有一个人影跑来了。虽然看不清面容，但我的嘴角已经浮起了微笑。

她叫辛妙妙——我的徒弟妹妹。

“卢哥哥，卢叔叔。”人影跑近了，那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身着一身朴素而略显窄紧的的青布衣裳，白里透红的脸蛋，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狡黠可爱的小鼻子，以及那随着奔跑如波浪般拂动的深褐

色长发，全身上下无处不洋溢着令人如沐春风的青春气息。

看着她一蹦一跳地跑过来挽着我的手臂，我不禁升起了一种当大哥哥真的念头，口中却骂道：“看看你，都十六岁了还像小孩子一样。”说完我自己却忍不住笑了，搞起来我倒是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儿似的。

果然辛妙妙一撇嘴，嗔道：“你又比我大了几岁？讲话这般不知耻……看，我爹来了！”

绕过一个山角，只见一个宁静的村落躺在群山怀抱之中，村口处正缓缓走来一人，他是辛妙妙的父亲辛桐，早年在中原也是官宦之人，后因得罪权臣而闹得家破人亡，他的独子练过武，护着他逃脱了官兵的追捕，自己却被围歼身亡。辛桐当时万念俱灰，便找了一座悬崖跳海求死，却正好被父亲所救，便被带到了这岛上。之后他也消除了死念，娶妻生女后就此扎根赤谷。

略显苍老的辛桐热情地招待我们到他家住下。这赤谷村虽说地方不小，却也只有寥寥百户人家。村民不论男女都披着褐色长发，穿着粗麻衣裳（用一整块布包着身子也不知算不算衣裳），看见我们无不友好大方地打招呼，口里吐出些我听不懂的“呼噜呼噜”的土语。我见这里的女子个个肤色黝黑，面目颇丑，忍不住又想起那个萦绕已久的问题：为

何拥有一半土民血统的妙妙却长得如此娇美？

在辛桐家吃了午饭，我和爹便要出发去山上采药，妙妙吵着要跟，便也带上她去了。一路上我和她说说笑笑，待傍晚回来一看，我采的药竟只有爹爹的一半。

如此过了五天，我们已送了几箩筐药草上船，也是时候完成我们真正的任务了。临走我送了一黄一绿两件绸子外衫给妙妙，直把她兴奋得粉脸通红，可爱极了。（她身上那套衣服就是我去年送的，据说到现在还是让村中女子眼红的宝货呢。）

“这个村子还是一点都没变啊。”在船上，我说。“是啊。”父亲笑着回答，忽然神色一肃，对我说：“青火，你日后进入江湖历练时一定要记住，世上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赤谷村，其余地方你都须时刻保持一丝警惕，任何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致你死命，明白了吗？”“去，说得这么夸张。”我眨了眨眼，笑道，“难道在‘铸剑庄’我也不安全？”父亲转过头，却没回答我。一时间，我觉得气氛有些死闷。

“说起来，村里倒是有些变化的，”我转移开话题，“一年不见，妙妙武功进步了很多啊。如果不用内力，我这当师父的还不一定打得过她呢。”“嗯，这一年来她一定练得很勤。”父亲顿了顿，道，“当初她缠着你教她武功时我就奇怪，怎么一个女孩子

家对打打杀杀的玩意儿这么感兴趣……”我吃了一惊，道：“难不成她想以后回中原为她爹报仇？”“也许吧，不过……妙妙如今的变化可不止这些啊。”父亲冲我笑笑。我没来由地心一跳，大有同感地点点头。

是啊，几年来，相对于我送的书籍文赋，她似乎越来越钟情于我送她发簪，耳坠，胭脂，衣裙之类的东西；那副身体也变得越来越……使我静不下心来指点她练武。昨天当她腻着声音叫我“师傅哥哥”的时候我竟然该死地勃起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说说明，她已经是个含苞欲放的大姑娘了。

正想着，我们的第二站“残月岛”已经到了。残月岛形如其名，就如一钩弯月一般。我们在弯月的一头登陆，跋涉了大半天终于在晚间到了弯月的另一端。在淡淡的星光下，隐约可见一座黑沉沉的巨影如野兽般隔海伏踞，它便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寒铁岛”。

拖出久藏于树丛中的小木船，揭开盖着的帆布，只见舱内早已备好完整的一套挖山掘矿的装备，另外还有两套棉衣和足够的火折火把。

我们合力把船搬下水，然后由我持桨，乘着夜色向远方的黑影划去。

想想当初爹授我所谓的家传绝技“寒心诀”时我满心欢喜的样子，现在觉得可真够傻的，不过那

实在不能怪我，问世间谁有未卜先知的能耐呢？

我现在正狂运“寒心诀”地……划船，小木船乘风破浪，竟比大海船还快上几分。父亲躺在船头，一只手往旁垂到水里，似乎正在浸凉，但我却知道这是他自创的捕鱼姿势。

大半个时辰后，我狠狠将木桨摔在船里，全身已是汗出如浆——终于到岸了。

父亲捉上来的几尾大笨鱼——这样都被捉上来，还不够笨？——都已去鳞洗净了，只是那拾柴生火的活儿还是得由我来干。

吃完香喷喷的烤鱼，我们一觉睡到天亮，起身后也不耽搁，直接向岛中央的“墨土区”走去。那里地上全是黑色的岩粒，鲜少长有草木，极目望去一片光秃荒凉。尽管来过多次，但每次来我都会想，如果要评选世上人类理应禁足的地方，我一定会投上这里一票。

进入“墨土区”不久就陆续可见一个个鼓起的通向地底的巨大洞穴，有许多是我至今未曾探过的。关于这些洞穴是如何形成的，父亲曾开玩笑说是远古前，世上还有“神”这种东西的时候被硬生生打出来的。对此我倒是有相信的。

接着我们看到了“寒洞”。一眼就可看出它的与众不同，首先是“大”：它高五丈，宽七丈，洞沿棱石乱突，整个形状像一头巨兽仰首张大的血盆大口，

而我们则是巨兽唇边仅可塞牙缝的餐后小点。

其次是“寒”。一走到洞口，我们便觉阵阵刺骨寒意扑面而来。这种寒意与一般洞穴的湿冷不同，它干燥而纯粹，像能透体而过的触手一般，让人从身体深处开始感觉那种类似疼痛的冰冷。

打亮火折，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巨兽的喉口。本来这应该是个非常巨大的空间，但因为洞顶凝结着不知有多厚的晶白寒霜，倒也没有太大的空旷感。

接着便是急转直下的狭窄食道，等地势平坦些了，墨黑墨黑的洞壁上已可见挖凿的痕迹了。

“青火，你在这里。我到里面去一点。”父亲说。这个深度已经是我可以不必运功祛寒的极限了。

“怎么？大叔又有兴致了？”我在老地方插上火把，灭了手中的火折。

“嗯，你大叔最近又生灵感，想为符大海打一把‘枪鱼剑’，需要八十斤好铁。”

“哼，他符大海的‘聚福会’现在可越来越威风了……爹，别走远了，这次好像特别冷。”

“管好你自己吧。”父亲笑骂一声，独自朝更深处走去。我也不禁为我自己莫名其妙的预感而好笑，定下心来打算开工了。

寒洞里的岩石其实并不特别，但岩石之间的缝隙全被那些漆黑闪亮，坚硬无比的寒铁填满了，所以一般挖矿所使用的“掘”，“撬”之法在这里毫无

作用，我只有老老实实在地把石头敲碎，然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些蚯蚓似的寒铁纹路慢慢抠下来，若非我内力已有一定火候，要办成这事儿还真不容易。

“寒心诀”共分十成，我已经修到第六层。父亲练到第八层之后近十年难有突破，他说凭此掌力行走江湖已经不会吃大亏了。对我的成就，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赞叹，说我比他有天赋，可有天赋又怎么样呢，我天生就注定没有闯荡江湖的命啊。

第二章 顶礼膜拜

半个时辰过去了，我感觉手臂酸痛，双腿有些发软。

一个时辰过去了，手中的工具有点不听使唤了，内力耗损极大。

两个时辰过去了，我停下了麻木而机械的动作——我的箩筐已经装满了，而我心中不对劲的感觉也越来越浓，父亲去的太久了！

在一路洞壁上火把的指引下，我越走越深，四周寒意也越来越凝重，仿佛世上真有一种叫“寒冷”的东西，此刻从五洲四海凝聚起来，弥漫在这个神秘的洞穴中。

不知走过了几个岔口，我觉得自己实在被冻得不行了，手中的火折无法为我带来丝毫暖意，手脚像上了镣一样移动困难，呼出的气瞬间便化作白霜附在鼻端，眼睛痛得厉害，寒心诀也似被外界寒意所压，运行起来困难重重。我很担心一旦我停下来，就永远也动不了了。

突然一股热气从前方的拐角处涌来，我精神为